

责任编辑: 史佳林

夜光杯 / 星期天夜光杯

新民晚报

对于救护车,人们并不陌生,它们常常响着刺耳的鸣笛声,在都市的车水马龙中穿梭,见缝插针。有人觉得它的鸣笛很凄厉,不吉利,希望永远都不要与它沾上边儿。然而,有时候,由不了你。

前年秋天,父亲病重,需要马上送院治疗。心急火燎之际,我平生第一次拨打120。女接线员简要地询问了病人现状和地址,告诉我:不要擅自移动病人;车辆调度紧张,可能需要半小时。家离最近的医院并不太远,我不免有些不解,也有些不满。

救护车

洪更强

10分钟后,一阵鸣笛声由远而近,来了。我赶紧开门迎出去,车上冲下来两个穿制服的男子,拎着担架和医疗箱。那时父亲卧床完全无法动弹,大腿一碰就锥心地痛。怎么才能安全地移到担架上呢?我手足无措,很是揪心。只见急救员把担架车平铺靠在床边,一人揪住床单的两个角,轻轻一拎,父亲就被稳稳地移到担架上。但新问题随之出现:房间太小,转弯困难。他们不慌不忙地将担架用力托举过肩,略微倾斜,一个侧身,问题便迎刃而解。我之前一直怦怦乱跳的心,不知为什么,这一刻竟突然平静了下来。

救护车空间并不大,但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。我和母亲并非坐在担架旁,我握着父亲的手,一边安慰他,一边和副驾驶座位上的救护员攀谈。原来,他们三人一组,除了司机,都是医生;救护车并不是从就近的医院开出来的,而是全市分成几个调度中心,统一管理,这就是为什么附近就有医院却不能保证马上就到的原因;而偌大的上海,救护车与总人口的配比率竟非常的低。这些年,医疗人才短缺得厉害,尤其是跟救护车出急诊,既辛苦又危险,很多时候还得不到病人家属的理解,经常被谩骂甚至殴打,很多医生不愿干。“哎,总得有人干啊,没办法。”年轻的医生回过头来,苦笑了一声,摇摇头,不再说话。望着车外不断掠过的街景人群,我也不禁陷入了沉思。

蓝灯一路闪烁,六院很快就到了。救护员又小心翼翼地把我父亲移上急诊室的担架,开票,收费,和急诊医生交接,在关照了我两句之后,很快就消失了。他们就像秋日午后的一阵微风,来去匆匆,带来的却是照耀心底的阳光般的温暖。

后来,因为太太生产,我还拨打过一次120。因为他们的专业,我变得很信赖他们;同时,因为他们的艰辛和付出,我也知道不应轻易麻烦他们,宝贵的公共医疗资源应当留给真正需要的人。生命固然是宝贵的,但也是平等的。谁又有资格去责怪这些不顾自身安危,去奋力追赶和挽留他人生命脚步的义士?

机关组织开展读书活动,请主要领导亲自讲解《增广贤文》和《幼学琼林》,弘扬传统文化,让我想起这些年我读《幼学》的几桩趣事。

第一次接触《幼学琼林》,不过黄口小儿,大字不识一箩筐。听爷爷说“读了幼学走天下”,误以为是那是脱离父母管教的苦海从此云游天下的通行证,硬缠着爷爷教读。爷爷一听乐了,因为蒙学一般以《三字经》

我读《幼学琼林》

阿默

《百家姓》《弟子规》起首识字,《幼学琼林》属于高年级教材,我不知天高地厚,竟然想从高难度开始。爷爷满口之乎者也,“孺子可教也。”袖出那套土纸木刻竖排的《幼学琼林》,摇头晃脑,出声即唱,咿咿呀呀,像台上戏腔,如道士念经,与鲁迅先生《三味书屋》中的寿镜吾竟无二致,让我忍俊不禁。然而,耐着性子学完《幼学》,云游天下的梦想并未实现,以致几次想偷出爷爷那套《幼学》,一根火柴,让它们化为灰烬。

中学节选李宝嘉谴责小说《官场现形记》第五十三回《制台见洋人》为课文,语文老师上课就发难,谁知道“制台”是多大的官?教室顿时鸦雀无声。那时,我正偷偷摸摸和金庸先生笔下的武

闺蜜在一起,最常聊的话题有哪些?明星?美食?减肥?血拼?还是男人女人?又或者是电影《闺蜜》里那些赤裸裸的秘密话题?比如,闺蜜会抢自己男友吗……够有趣够实用。这些话题你和你的闺蜜,是不是都聊过呢?

《小时代3》里那四个女人尚在招摇过市,《闺蜜》又跳出三女汉子,薛凯琪、陈意涵、杨子珊,外加导演黄真真,又可凑一桌麻将了。说起这个黄真真,她才是女汉子的老祖宗呢。看过《女人那话儿》《男人那话儿》两部她导的纪录片吧?话题足够劲爆。

所以,这次她又编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没财运人的轨迹:看不见、看不懂、看不起、看别人赚。

走在香港的大街小巷,穿梭于摩天大楼、咖啡馆、庙宇、艺术厅,不经意间,你会发现香港的另类颜色——涂鸦。

涂鸦很少在尖沙咀、中环这样的交通要道看到,像新界和大小屿山一带就比较多。地势比较高的排洪沟、下水道两侧墙壁、破旧的建筑物或废弃的墙壁等远离市人群的地方,成为涂鸦客钟爱之地。此外,这些被称为“街头艺术家”的涂鸦客有时也会把目标锁定在港铁两侧的公共空间,冒着被抓的风险,晚上潜入地铁,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进行涂鸦。

写到香港涂鸦,不得不提“九龙皇帝”曾灶财。据说曾氏家族曾拥有九

东部的领土,按照曾灶财的推想,如果不是因为《南京条约》和英国的殖民统治,今天香港很大的区域都在其家族的管辖之内。于是曾灶财用毛笔在墙

香港的涂鸦

潘超月

壁、街道上书写,以此宣誓对“九龙”的“主权”。曾灶财涂鸦超过50年,笔迹墨宝遍及九龙各地,香港公众遂给他起了“九龙皇帝”的浑号。虽然大部分作品已被港英政府清理,但在曾灶财死后,香港特区政府专门采取措施予以保护,以保留光大香港本土民间文化。



今天,香港街头已经很少看到“九龙皇帝”的墨迹,但是他引发的人们对社会公共空间利用价值的思考却仍未停止。“九龙皇帝”只是香港涂鸦文化的冰山一角。在旺角弥敦道、亚皆老街、上环皇后大道中、平安里、城隍街等街道,都可以发现涂鸦的痕迹。涂鸦客通常匿名,“挥毫泼墨”的时间也比较隐秘,通常在半夜。他们多是具有设计功底的艺术师,事先设计好作品,再确定地点。涂鸦过程中可能会碰到警察,涂鸦客

今宵灯谜

缪一松

北斗七星若隐若现(动画片)
昨日谜面:瞎凑(四字常言)
谜底:不见不散(注:分扣法)

如果发生了闺蜜抢了自己男朋友的悲催事怎么办?在黄真真看来,闺蜜之间的感情就像家人一样。比如当你的闺蜜向你介绍的男朋友,你会马上想这是我闺蜜的男人,绝对不会也不该有别的想法。所以,不是这样的人不可能是你的闺蜜,而一旦交到不是这样的人做朋友,那只能说明你没有眼光。闺蜜来听你听你对她男友的看法,你也不能莽莽撞撞地想到就说,毕竟话出口是收不回的。听者有心,一不小心弄得闺蜜失恋,总不太好。薛凯琪对此的意见是,每个人的爱情都应该由自己选择,别人不应该干涉。所以,为了闺蜜友情地久天长,还是“爱自己的爱,让别人去说吧”。

台前的闺蜜私密

小珊

又导的《闺蜜》,把闺蜜间的私密直接扯到了台前,也并不令人意外。看看吧,薛凯琪是怎么以情场高手的姿态跟陈意涵、杨子珊分享识男技巧——当然说是传授两性知识也可以。她给出鉴别是否是“直男”的三大标准:是否爱穿紧身裤、擅长的运动项目以及看手指甲的姿势。据说,片中这个桥段,恰是来自黄真真和余文乐的一次饭局,“他告诉了我很多辨别方式,这只是其中之一。”

出境游前做点功课
陈祖龙
笔者由此想到,国人时下已经视出境游为平常事,然而毋庸讳言,到了境外闹笑话出洋相者着实不少,诟病时有所闻。平心而论,这其中固然有少数国人素质不高、自律意识不强的因素,然而也有不明就里稀里糊涂做了上不得台面的事。笔者建议,出境游前,不妨先做点功课,花点时间了解一下要去的地方的风土人情、社会文化、社交礼仪,以及一些当地的法规和约定俗成的规则;出境游的组织者则不妨多花点心思事先告知点「注意事项」。

「入境随俗」不仅能彰显国人自身的品位和修养,赢得当地人的尊重和好感,还能提升国人的整体形象。

笔者的邻居老丁前些日子去欧洲旅游。凭良心说,老丁是个有点自律意识的瘾君子,到了目的地,在室内或其他有禁烟标志的地方,老丁都能竭力克制自己不抽烟。那天旅游大巴停车休息,老丁觉得可以过把烟瘾了,下车后迫不及待站在垃圾桶边抽烟。殊不知那个国家并不是有垃圾桶的地方就允许抽烟,除非那个垃圾桶上面有专门按灭烟头的盘子。老丁不明就里,虽有自律意识,仍在国外做了糗事。



首先选择逃跑,如果跑不了,就实话实说,警察一般不会仅仅批评两句,也不会带回警察局,就算被抓,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罚款。

在公共空间比较大的地方,涂鸦客除了展示自己的作品外,还可观摩他人的杰作,了解同行的功力与技巧,在这个层面上,涂鸦也是一场文字和图案设计的比赛。若对方水平比较高,涂鸦客会在旁边留下作品和文字以示敬意;若觉得水平不高,就有可能直接画一幅新的作品把“前辈”覆盖掉。

涂鸦内容当然不是都积极向上,总免不了低俗、谩骂,甚至让人头疼的“到此一游”。但它们的粗糙无味的涂鸦不久便会被新的作品所覆盖,能流传下来的,往往是禁得住公众品评的佳作。

若干年下来,涂鸦圈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更新的机制,公众对它的态度仍在争议中持续。涂鸦作为一种街头艺术和民间文化,是传承还是凋零,这或许将是留给政府、公众和社会的一道选择题。

第一次见识他的“浪漫”的时候,是在大学时候。那时初来南方的我,颇有些怀念北方的秋天。在校园外的小巷街道两旁,栽满了高大的梧桐树,枯黄的梧桐树叶,一片片在风中凋零,让我找到了些许南方的秋意。我兴致勃勃地在梧桐树下漫步,风中送来的梧桐叶,头顶的蓝天。他远远从街对面走过来,手里拿着刚买的零食。我刚想和他手牵着手在这条布满梧桐树的小巷里漫步,他迟疑道:我们还是不要在梧桐树下散步吧。我眼睛里一定是布满了问号。他指了指头顶的梧桐树道:你说,这树上面都是鸟,万一有鸟屎掉身上,多晦气啊!一句话,呛得我顿时无语。

一起约会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,别人都是买的小巧的爆米花啊,薯片啊,他实打实地给我买了两条鸡腿,美其名曰: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吃了一点都不抵饿。结果,在电影院里,我们俩默默坐在角落,一边看电影,一边啃鸡腿。鸡腿就电影,这大概是我所知道最混搭的非文艺吃法。

第一个情人节,我提前了一个星期就告诉他,要记得送我玫瑰花。那时的我有小小的虚荣心,在情人节收到玫瑰花大概是那个年纪所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。情人节那天,他果真是一点也没有辱没他作为理科男的浪漫。我俩那天逛街,满大街卖玫瑰花的,他居然在一个献爱心赠玫瑰的活动那里,捐了二十块钱换取了一支皱巴巴的玫瑰花。拿着那支玫瑰花,我都要抓狂了,他疑惑道:这多好啊,一举两得。

许久未见的老友家中见面,他慌不忙地在厨房里做菜。我和老友在客厅里天南海北地聊。等他把一桌子家乡菜上全的时候,老友惊叹不已,赞不绝口。餐后,老友万分羡慕道:你老公真的好浪漫哦,专门为你学会了所有咱的家乡菜。我诧异瞪大眼睛道:浪漫?!老友万分笃定道:是啊,肯为你下厨学菜,全心全意照顾你的胃口,难道不是现实里最贴心的浪漫么?他所有的爱心都浓缩在饭菜里,这样贴心的浪漫你居然没感觉?我怔了怔,回想,这枚理科男为了照顾我的口味,每天在柴米油盐里费尽心思做合我胃口的饭菜,这样细腻的浪漫,年复一年,竟差点被我忽略。原来,我一直苦苦追寻的浪漫,他早已给予。

马兜铃科植物马兜铃的根、茎叶和果实都能入药。在中药大家庭里,它虽算不上“名门望族”,但因为家族里的几个成员都是常用药,故也颇有影响。在古代,对马兜铃之名的释义曾引发过不小的争议,其中以宋代《本草衍义》的解释对后世影响最大:“蔓生附木而上,叶脱时其实尚垂,状如马项之铃,故得名也。”本品的果实成熟时下垂,其状也确实如马颈项上所系之铃。但是,“兜”字在汉语中并无“颈项”之义。经检,古代烽火台燃烧柴草的铁笼叫“兜零”。兜零上悬铁索,平时“常低之”,“有寇即火燃举之以相告”(《史记·魏公子传》裴骃《集解》引汉文颖)。兜零亦作“兜铃”,明梵琦《居庸关》诗曰:“渠答自今收战马,兜铃无复置边烽。”按马兜铃的果实为蒴果,呈扁圆状倒卵形,具6棱;成熟时蒴果由基部向上沿室间开裂成6瓣,其果柄也同时撕裂成6条,呈丝状,就像一个由六根绳索牵拴着的箩筐,也像烽火台桔槔上悬着的铁笼。可见,马兜铃是以形似古代烽火台的兜零而得名。“马”,是大的意思。《本草纲目》曰:“凡物大者,皆以马名之。”马兜零果形硕大,故以“马”字冠名。“零”与“铃”原是同音假借,但因形似铃铛,且世人对铃铛的认知比对烽火台的兜零要深得多,故随时间推移,“马兜铃”之名便逐渐取代了“马兜零”,成为本品的正名。药名中“铃”字被后人理解为形似铃铛,而“马”的释义也就很自然地变成了马匹的马。

据《本草图经》记载,晋代时,在南方流传着一种草药,名叫“三百两银药”,这种草药解毒毒有卓效。可是,它到底是什么植物,则谁也说不清。后经了解,原来“岭南俚人解毒毒药,畏人得其法,乃言三百两银药”。后来,一个名叫席辩的刺史“久往彼,与之亲狎,乃得其详……三百两银药,即马兜铃藤也。”看来,古人也很懂得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。“马兜铃藤”即中药天仙藤,是马兜铃植物的茎叶。直至今天,天仙藤仍为常用中药,功能行气活血、通络止痛,多用于脘腹刺痛、风湿痹痛等证。

马兜铃的果实清肺降气、止咳平喘、清肠消痔,用于肺热咳嗽、痰中带血、肠热痔血、痔疮肿痛等证。根称为青木香,始载于东晋《肘后方》,原名兜铃铃。功能平肝止痛、解毒消肿,用于眩晕头痛、胸腹胀痛、痈肿疔疮、蛇虫咬伤等证。2003年,我国多个因服用中成药龙胆泻肝丸引发肾病的病例引起关注,病因被锁定为龙胆泻肝丸中关木通所含的马兜铃酸。2003年4月,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SFDA)发文,取消含马兜铃酸中药关木通的药用标准。2004年8月,SFDA又发文,禁止同样含马兜铃酸的广防己、青木香的药用标准。青木香入本草至今,已有1700多年历史,现在戛然而止,画上了句号。虽然令人怅然,但那确实是科学的进步,是应该庆祝的。

